

諸位長輩，諸位學長，還有我們進修班的學長，大家下午好！我們背古文，這是滴水穿石之功，只要每次都下功夫，功夫到，滯塞就通了。有時候勉強一點，慢慢就積累起來了。

我們接著看「曹劌論戰」第二段。第一段是齊魯要開戰，魯國的曹劌想見他的君王。當然很重要的，為什麼要見？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」，他的國家要面臨戰亂，他當然要挺身而出，來挽救這個危難。接著第二段講到，他見到莊公，開頭就問：

【問何以戰。】

他問莊公，您憑什麼可以打這場仗？你有什麼把握可以打這場仗？這個問句，其實對於我們自己在面對人生很多的抉擇、很多的因緣，我們剛剛才講信當中「事非宜，勿輕諾，苟輕諾，進退錯」。我們弘揚文化也好，我們在不同的行業服務大眾也好，面對這些因緣，我們也要懂得評估，要量力而為。在評估的過程當中有八個字很重要，「度德量力，審勢擇人」。我們從這個戰爭來講度德，一個領導者有沒有德，他影響到整個人心的團結狀況。然後還要衡量自己有沒有這些將領兵卒，還有戰爭可能還要客觀分析這些謀略，還有這些天時地利，其實都包含在他的評估當中。審勢，天時地利的形勢，這個都要分析。再來擇人，誰當主帥？人存政舉，這個人挑對了，他可以帶領整個軍隊很有向心力；這個人錯了，可能就全軍都敗喪。而這個『戰』是莊公自己要上，莊公要親自掛帥去征戰，所以曹劌問了莊公這個問題，莊公也開始思考。

【公曰。衣食所安。弗敢專也。必以分人。】

『衣食』就是比較高級的這些衣服、食物。穿了、用了會讓人非常感到舒適的、美好的這些衣食，不敢，這個『專』就是專享、專用，他不敢獨享。『必以分人』，他必定會分給需要的人，或者是受凍挨餓的人。曹巖：

【對曰。小惠未遍。】

這是小小的恩惠，而且它並沒有普遍的利益到老百姓。

【民弗從也。】

這樣子人民，『弗從』就是不會跟從你去打這個仗。接著莊公又講到：

【公曰。犧牲。玉帛。弗敢加也。必以信。】

『犧牲』就是祭祀的三牲，牛、羊還有豕，豕就是指豬。其實「犧牲」跟『玉帛』，這個玉石，「帛」是指絲織品，這些都是祭品，就是祭祀神靈的祭品，這些東西『弗敢加也』，我不敢亂加。因為祭祀都是有規定這些物品的數目，你用多了是不是諂媚？用少了是沒有誠意，所以講到都是很遵照禮數。『必以信』，而且是用誠信，真誠的心來敬神。

【對曰。小信未孚。】

這個小的誠信，就是只有祭祀，還得不到神的信任。這個『孚』是取信、信服。

【神弗福也。】

這個『弗』就是不會，神不會降福。這個講得很有道理，代表神不是這樣禮敬一下，他就降福給你了。光明正大、正直才作神，是真正力行道德、愛民如子，才會降福。所以林則徐先生講的「十無益」，一開始就說，「父母不孝，奉神無益」。一個教書的人，當老師的人，不教好學生，奉神無益。一個政府官員，你不好好愛護人民，把這個國家治理好，每天拜神也無益。我們每個人沒有盡

到自己倫常的本分，修行拜佛都無益。因為沒本，根本沒了，他就沒有生命力，那只是做樣子給人看而已，那是形式的東西，最後就變自欺欺人。所以傳統文化重實質，尤其神靈更不可欺，你要依照神靈的這些教誨，遵循天理去做，自然感得福報。所以道家的經典、儒家的經典都講到，《左傳》裡面講到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」。莊公講的這一點，曹劌覺得這個還不是多大的關鍵因素，也不會降多少福的。接著莊公又講：

【小大之獄。雖不能察。必以情。】

大小的這些訴訟案件，犯罪案件，雖不能一一明察，這個『必以情』，「情」就是了解到實情，就是不要讓人有冤枉的。所以完整來講，就是一定盡我的忠誠，來求得這些案件的實情，不要讓人有受冤枉。

【對曰。忠之屬也。】

曹劌聽了很高興，隨著就讚歎，這件事確確實實是忠於人民的表現，是真正忠於職守，愛民。所以：

【可以一戰。】

民心的團結，其實是能不能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。假如民心都不團結，可能內亂都會開始，更何況出去打仗。而且一去打仗，國家這些法律、這些管理就可能會比較顧不上，這個時候考驗老百姓守不守法。更重要的，老百姓向心力怎麼樣，贏不贏得民心？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。而為什麼曹劌能從這一點當中分析出可以一戰？我們感受一下，人心跟監獄有什麼關係。諸位學長，你們家裡有沒有打官司的經驗？這麼講怪怪的。就是你可能被人家誣告了，有沒有這個經驗？而那一段時間，為了證明自己是清白的，全個家族的人輕不輕鬆？很不輕鬆。這個只是要洗刷自己的罪而已，假如是被誣告成死刑，你看這個家族會怎麼樣？像熱鍋的螞蟻，能奔走

趕緊去奔走，絕對不能讓自己的親人就這麼樣被誣陷。而這些在監獄裡面的人，他不知道他的未來會怎麼樣，他可能很沮喪、很惶恐，會不會被誤判，我能出這個監獄嗎？現在大家的心情，要是被關在裡面人的心情，當然是被誣告的。這個時候假如真的幫他伸冤了，你看這個人，包含他的家族，會怎麼感謝官員、感謝政府！然後案件愈來愈多都是洗刷了，傳出去之後，老百姓他一聽，政府都是真正關心，連那個受難當中的人，都這麼用心去幫他們解困，人心就會愈來愈有向心力。

被誣告的人，那是很痛苦的。我們來看一篇文章，大家來體會一下這個感受。六十八頁，「子羔為衛政」。子羔叫高柴，小孔子三十歲，為人憨直忠厚，很老實也很厚道，他在衛國從政。「刖人之足」，這個刖本來就是一個刑罰，把人的腳切掉，斷人家的足。所以刖人之足，是他剛好當官執行把一個人的腳砍掉了。「衛之君臣亂」，剛好衛國的君臣發生內亂。「子羔走郭門」，子羔趕緊走，這個郭門就是外城的城門。以前的縣城有內城跟外城，這是外城的城門，就快要逃出去了。「郭門閉」，郭門關起來。「刖者守門」，就是那個曾經被高柴砍掉腳的人是守門的人。高柴一開始看到他，嚇了一跳。結果這個人反而馬上跟他講，「曰：於彼有缺」，那裡有個牆缺個口，比較矮，你可以從那裡爬出去。牆有缺口就比較低，可以攀爬。「子羔曰：君子不踰」，我學君子之道，君子不爬牆。諸位學長，夠憨直！連在逃命的時候，憨到什麼程度？不敢違背老師的教誨，命都可以不要，這個教誨他不敢忘。所以這個不簡單，難怪是七十二賢之一。當然這是達到什麼？屹立不搖。但學問還有上一個境界，叫通權達變。所以以後大家遇到這個情況，跳也沒有關係。不過我們要佩服他，我們平常沒有人看到的時候，孔子的教誨就不知道去哪裡了，他是連危難關頭都不敢忘，這是我們

跟賢人的差距。

「曰：於彼有竇」，看他不爬，又告訴他，那裡有個洞穴。那個洞剛好是在牆底下，破了個洞。「子羔曰：君子不遂」，君子不可以鑽洞，遂是地道，有失威儀。兩個建議都沒有接受，結果追殺的人來了。這個人就說，「於此有室」，這裡有個房間，你先躲起來。「子羔入，追者罷」，這個罷就是罷手而歸，找不到，算了。

「子羔將去」，子羔正準備離去，對著這個人，「謂刖者曰：吾不能虧主之法令」，我不能虧失、違背國君、國家的法令。「而親刖子之足」，我親自執行這個刑法，把你的腳切掉了。「吾在難中」，我在危難中。「此乃子之報怨時也」，這剛好是你報這個冤仇最好的時候。「何故逃我」，何故協助我逃走？

「刖者曰：斷足固我罪也」，這是我自己犯罪，罪有應得。「無可奈何」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。「君之治臣也」，這個君是指子羔，您在審判我的案件的時候，「傾側法令」，這個傾側就是再三找方法、查法令，再三考慮用哪一個刑。「先後臣以法」，前前後後多次研究我這個案件。「欲臣之免於法也」，希望我能夠減輕或者免於刑法。我們從這裡看這子羔為官，對於這些犯罪的人，他是盡心竭力的仁慈。尤其為官者，古代都有一個稱呼叫父母官，就像自己的孩子犯罪要執行一樣的那種著急想辦法。所以曾子在《論語》當中講到，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」。老百姓犯錯了，為官者、領導者沒有好好教育老百姓，不能一味的指責犯罪者、指責這些百姓，縱使他們犯罪了，想方法能夠幫他們減輕；更重要的，這些刑事案件愈多，愈要重視教育。養成這些惡習，要改很難，所以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要防微杜漸，禁於未發才好。

這一位人士，他敘述到子羔在審他的案件的過程，他說「臣知之」，我很了解這個情況。「獄決罪定」，這個罪最後確定了、決

定了。「臨當論刑」，就是要行刑。正當要行刑的時候，他看見了子羔大人的表情。「君愀然不樂」，你的表情非常的難受，非常的不安、難過。「見於顏色」，都表現在你的臉上。「臣又知之」，我又知道。「君豈私臣哉」，您難道是偏愛我一個人嗎？「天生仁人之心」，您是天生就有愛心，不是因為我行刑你才這樣，應該很多的人在受刑的時候，您都是很難過的。「其固然也」，本來應該您就是如此。「此臣之所以脫君也」，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定要幫大人您脫罪，趕緊逃走。

「孔子聞之，曰：善為吏者樹德」，這個吏就是當官的。當官很重要的樹立德行，一來愛護人民，二來為人民所效法，叫「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」，能夠「言思可道，行思可樂，德義可尊，作事可法，容止可觀，進退可度」，他就是隨時隨地都在給老百姓做好榜樣，這就樹德。「不善為吏者樹怨」，樹立老百姓對他、對政府的埋怨，甚至是怨仇。「公行之也」，就是代表公正的為人處世，行正。「其子羔之謂歟」，這句話大概講的就像子羔這樣子的人。而我們看最後講的，善為吏者樹德，子羔也行刑了，可是他卻是樹德。所以這裡我們就看到全文當中，子羔有沒有違背法律、違背原則？沒有。所以我們在目前的社會，常常會很難處理，情理法不知道怎麼兼顧，順了人情，好像規矩破掉了；不順人情，堅持規矩，好像又傷了很多人的心。在這裡就給我們啟示了，規矩絕不能輕易動，動了規矩，流弊、副作用很大。

比方，人家拜託你，「拜託，就給我一個，就這一個，一個就好了」，他走後門。請問大家，真的就一個嗎？曾經走一次後門的，以後不來找你了嗎？絕對不可能，他已經嘗到一次甜頭，他以後一有機會還會再來告訴你，最後一個了。再來，請問這件事會不會傳出去？好，傳出去了，你這個單位假如又是公家的、公眾的，你

怎麼立足？甚至於其他的人也來走後門，那你很仁慈，可是「慈悲多禍害，方便出下流」，而且會給自己跟單位製造很多麻煩。但我們再想想，這是仁慈心做的，請問大家，對那個走後門的人跟他的家庭好嗎？大家方方面面要思考，好不好？不好。為什麼？第一個，他佔了所有正常管道人的便宜。這個損不損陰德？當然損陰德，怎麼會不損？那是用福報做壞事，怎麼會不損陰德！再來，被走後門送進來的人，他以後面對事情的態度對不對？他以後什麼事怎麼幹？找關係。這個人一輩子能力很難起來。他自己爭取來的，他會很珍惜；不是他自己爭取來的，他很容易就糟蹋這個因緣機會，然後以後都是用不對的方法，就不好了。

所以事實上，堅持原則才公平，才對每一個人好。可是人情又不能太抵觸，怎麼做？原則堅持了，其他的部分做到仁至義盡。子羔做到了，他守了原則，但整個過程他盡力了，他仁至義盡，就會讓對方知道，你已經盡力了，不能再為難你。要仁至義盡，不能你很公正，然後就罵他一頓，你走什麼後門。那不好，你就顯得太清高了。而當你整個過程盡心盡力幫他，他感動，對他以後再面對這樣的事情，他會記憶很深刻。我假如不循著正常的方式，還讓這麼有愛心的人，從頭至尾幫我，忙得好幾天睡不好。所以這個例子，其實對我們在現在的社會工作當中，都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。從這個故事，我們再回到「曹劌論戰」。這些在監獄當中的人，當他們接受到這些政治人物、官員的愛護，他會很深刻。因為他在那種處境之下，他真的會很容易感動，而且終身不忘。你看腿被切掉了，還是感謝，還幫忙他逃走。曹劌聽完，說可以一戰。最後：

【戰。則請從。】

要作戰的時候，請國君允許我跟著去。這個『從』就是跟隨。我們接著看下一段。上一段是提醒我們，這個領導者確實要培

德，要施恩於民，他才有這種人民的團結、凝聚。下一段講到：

【公與之乘。】

莊公讓曹劌跟他坐同一輛車，同一部兵車。

【戰於長勺。公將鼓之。】

莊公在開戰的時候，這個『鼓』就是擊鼓，『之』是指軍鼓。
莊公本來想要擊鼓，是以擊鼓為進兵的信號。

【劌曰。未可。】

曹劌講，還不行。

【齊人三鼓。】

齊國的軍隊已經鼓了三次進兵的信號。

【劌曰。可矣。】

現在可以進兵了，莊公趕緊鳴鼓進兵。

【齊師敗績。】

齊國軍隊被打個大敗。

【公將馳之。】

莊公將要，這個『馳』就是驅車追趕，追擊敗軍，追擊齊國的軍隊。

【劌曰。未可。】

還不行。

【下視其轍。】

他首先下車，看一下，這個念轍（音撤），也有念轍（音哲），就是車子走過留下來的痕跡，他下馬來看車輪輾過的痕跡。看了以後，又：

【登軾而望之。】

他在車前的橫木眺望，眺望著齊國軍隊的狀況。做了這兩個動作，『下視其轍，登軾而望之』，之後：

【曰。可矣。】

好，可以追了。

【遂逐齊師。】

他們追擊之後，就把齊國軍隊完全逐出國家。這是兩段戰爭的實況。

【既克。】

這個『克』就戰勝後。

【公問其故。】

莊公在過程當中是聽了曹劌的話，但不是很清楚曹劌為什麼這麼做，就請教他。這個『故』就是原因、理由，為什麼這麼做的理由。

【對曰。夫戰。】

這個『夫』是發語詞，就是作戰：

【勇氣也。】

作戰能不能勝，勇氣是一個重要的基礎，有一股不怕死的勇氣就容易戰勝。在歷史當中以寡擊眾的軍隊，有一個特質就是不怕死。接著講到：

【一鼓作氣。】

第一次的敲鼓，一般軍隊聽了士氣最高。

【再而衰。】

這個『再』就是第二次擊鼓，士氣就稍微會衰退，這是很正常的心理狀態。

【三而竭。】

敲了三次，都還沒真打，「殺」，好像喊得有點沒氣了，『三而竭』了，他抓住這個契機點。所以我們看這一場勝，也是因為曹劌有智，有智謀，他判斷得很快、很冷靜，不冷靜，很難達到這樣

。

【彼竭我盈。】

『彼』就是指齊軍。他的士氣已經衰耗了，而我剛好第一次鳴鼓是最一鼓作氣的狀況，正是最飽滿的士氣。

【故克之。】

所以能夠戰勝他們。

【夫大國。】

但是大國。

【難測也。】

因為齊是大國，比魯國大很多。這個『難測』就是他的虛實還難以琢磨，掌握得準。

【懼有伏焉。】

這個『懼』就是害怕他有埋伏。所以他：

【吾視其轍亂。】

下來看他這些軍車走的痕跡非常混亂，確實是驚慌失措。假如他是本來就故意打敗仗，那退的時候，還是很有規矩。

【望其旗靡。】

又站到那個橫木當中，看他們軍隊亂得一塌糊塗，那個旗子都飛來飛去。這個『靡』就是披靡，披靡就是倒，倒壞了。所以從車痕判斷，從他們軍隊旗幟的狀況，可以確定是打敗仗，不是有計謀、有埋伏。

【故逐之。】

所以那個時候就追逐、追擊他們，就打勝仗了。《左傳》的文章寫得很精彩，都是層層推進、環環相扣，讀起來很有味道。而且它很多重點，還會前後呼應。難怪連司馬遷，他有這麼好的文學功夫，都是學《左傳》的。所以只要是《左傳》的，我們都背。我講

那麼多，就是為了告訴大家。「鄭伯克段于鄆」，你看那個劇情很緊湊，短短這麼少的文字，好像就把整個戰爭的情景，都給你搬出來一樣，很有意思。而這一篇文章，其實對我們的人生都有很多啟示。首先第一段，我們剛剛講到的，「肉食者鄙，未能遠謀」。所以安逸了，在順境了，他就懈怠，沒有危機意識。我們剛剛才一起讀了，「諫太宗十思疏」，大家有沒有想到哪一句？你們背完了沒有用。「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儉」。其實肉食者已經在暗示，這些都是高官，生活都很富裕，慢慢的就沒有危機意識，就很難為國家深謀遠慮。所以順境容易淘汰人，逆境才能磨鍊人，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。

我們從整個世界社會來看，請問大家，我們這個時代是不是五千年來，有人類歷史以來，生活物質最豐沛的時候？是。可是我們的下一代？最慘的一代。這不是我們華人這麼講，全世界現在最頭痛的問題，下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問題。孩子都在安逸當中享樂，我們有教他們如何勤奮、勤儉、刻苦這些態度、德行嗎？諸位學長，假如太陽風暴來了，電都不怎麼能用，我們的下一代還活得了嗎？你們沒有反應，居安思危！科學家說這個太陽風暴厲害的時候，很多電器用品可能都不能用。到時候家裡不要哭聲震天，餓死了，沒人會動。所以《新五代史》有講到，「憂勞可以興國，逸豫可以亡身」。其實奢侈本身就是不懂禮，人一放縱就是不懂禮。為什麼？不愛惜資源，對物品不尊重，糟蹋糧食、糟蹋物品。再來，他也不尊重自己，自己都變成欲望的奴隸，怎麼會有尊重自己！所以奢侈也是違禮的表現。

而我們冷靜來看，金融風暴的根源在哪裡？一來是這些人，掌控金融機構的人，他無德；另外是社會大眾奢侈，沒有量入為出，花錢花得凶。所以金融風暴的根源還在老百姓奢侈。這些情況會愈

來愈嚴重，還是改善？假如繼續嚴重，我們的孩子以後還能這麼花錢嗎？是不是該調整調整、刻苦刻苦、勤奮一點，居安思危！所以我們這個大時代，其實是最需要深謀遠慮的時代。因為我們遇到是空前嚴重的問題，打從有人類以來，從沒發生過的，全被我們碰上了。結果我們的危機意識，卻是所有人類以來最遲鈍的。有沒有道理？你們好像不大承認。我得要再引一些句子，你們才會承認。

你看孔子講，有一次國君給孔子講，孔子，房子往東邊蓋、延伸，聽說會不吉祥。孔子說，社會有五種不吉祥，不過房子往東邊蓋，不算。你看這些大聖大賢，抓住每個機會勸國君。不過沒有這麼高的智慧，用不了這些機會。孔子講，「損人自益，身之不祥」。一個人自私自利，都想自己好，不顧別人，身之不詳，他這個人身不吉祥。「棄老取幼」，家裡不管老人，只管小孩，「家之不詳」。「釋賢任不肖」，賢德的人不用，都用一些拍馬屁的政客，「國之不詳」。「老者不教，幼者不學」，上一輩的人不教倫理道德，下一輩的也不學，「俗之不祥」，整個社會的風俗都不吉祥。最後，「聖人伏匿」，聖人的智慧、經典沒人要看，覺得落伍，「愚者擅權」，那些愚昧的人寫出來的書，都是排行榜第一名、第二名，專談殺盜淫妄，不只是書，電視節目、媒體，「天下之不詳」。

這個現象在我們現在是普遍的，五千年來沒有這麼嚴重過。所以我們面對最大的危難，卻是最沒有敏感度，只想著明天吃飽就好，我這個月薪水發下來就好，誰在想怎麼讓下一代還能生存下去、還能真正學到倫理道德，這些做人的根本？講到這裡，我就對我們馬來西亞校長職工會就肅然起敬，讓全國的華小接受《弟子規》聖賢的教誨，這不簡單！你現在去看哪一個國家不是拼經濟、拼經濟，經濟第一名。重利就怎麼樣？輕義。而且只看眼前利，看得就很短。怎麼個短法？地球母親都快毀了，都快不能住了，還繼續在破

壞。所以現在從事環保工作，從事扭轉整個大自然的污染，包含推展有機農業，這個都是真正整個我們地球的孝子，是人類的救星，不然以後連田地都沒有辦法耕作。人就短視到把地都弄壞了，沒東西種了，到時候再說。你說愚痴不愚痴？這個就是重利輕義的嚴重，完全呈現在我們面前。以前的人為什麼不輕易離婚？因為他想到他的孩子。現在的人為什麼這麼輕易就離婚？他不考慮那麼多，他的好惡情緒特別強烈。其實都是功利的思想觀念侵蝕了我們的心，現在一想到的是自私自利，而不是想到道義，這是最大的危機。

所以怎麼扭轉溫室效應、扭轉整個大自然的破壞？轉變人心是最根本的，能把倫理道德因果教育普遍傳遞開來。上天都是很垂愛的，有好生之德，哪一個地方在弘揚中華文化，那個地方災禍特別少。我們那個時候在廬江，當地政府支持、老百姓很認同，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號汶川大地震，安徽右邊的上海、江蘇、浙江都震得很厲害，安徽沒有震感。我們那天都在，地震學家測不出地震。大家注意看，從四川這樣震震震，蹬，安徽跳過去，你相不相信？你去問科學家為什麼？很多無形的東西他看不到，可是這個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。很多大的災難來的時候，同一條街道上的，有的人有事，有的人沒事。

在《二十五史》裡面很多這個公案。二十四孝其中一個「李忠避震」，一萬多戶都震倒了，那個地震震到他們家分成兩條，經過他們家以後又合起來，就只有他們家沒有震倒。大家有沒有信心，災難來了時候，就你們家沒有倒，有沒有？孔子在這裡，你們沒有依教奉行。孔子說，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。老天要讓道統從我身上傳下去，任何人都傷不了我。大家要有這個信心。

「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，天不能絕」。我們翻到二十三頁，「君子安而不忘危」，這個態度非常重要。人沒有那種憂患意識，就像溫

水煮青蛙，青蛙很溫暖、很舒服，最後就煮死了。真的，人過安逸的生活，他的欲望就不知不覺在膨脹。下一代都沒有勤儉的態度，他都是享受物質，他就懶惰，他就不感恩。不滿足他，他就不高興，都順境。

我們上一代爸爸媽媽，刻苦耐勞，又勤儉，又特別感恩，又特別有責任心，都是從刻苦當中形成的德行。所以假如你們家很有錢，不要讓孩子知道你有錢，這才是有智慧。孩子三歲、五歲坐在車上就在那裡，以後我媽的錢是我的。你完蛋了，養個敗家子，三、五歲就在打你財產的腦筋，你還在那裡小孩子好可愛，這個就是沒有防微杜漸的洞察力。真的，有錢，最保險的是什麼？放在哪裡？放在陰德裡面，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」。你錢都擺在那裡，要不人家看著起邪念，要不就是敗家子在那裡打算。我們看到，第一句就講到，《論語》：

【子曰。人無遠慮。必有近憂。】

人沒有深遠的思慮，他必然隨時遭遇不可預測的憂患。我們看現在的人，往往家庭夫妻、孩子、親人之間出現一些狀況，都會讓他措手不及，甚至於很難接受，怎麼我兒子會這樣？怎麼事情會這樣？其實這些事，可能都三年、五年前，都有徵狀了，看不到，都沒有去分析、沒有去思考，都忽略掉了，等孩子這些事情嚴重到很難處理了，才有警覺性。為什麼人現在警覺性這麼差？名利心太重，自己的觀照能力、覺察力就低。所以欲令智迷，利令智昏，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
在《韓詩外傳》裡面有一個故事，有一個小偷，到一個大戶人家偷金子。他真厲害，沒去過的地方，不知道他的鼻子還是什麼有靈感，真的還把人家的金子找到了。可是光天化日之下找到金子，當場就被人家給活捉了，把他押到縣衙。這個縣太爺很納悶，你大

白天到大戶人家偷東西，這麼多人，你沒看到人家在旁邊嗎？他說，有嗎？我只看到金子。這個故事，很值得人深思。現在人重名重利，他什麼都沒看到，只看到什麼？money、money、money、money而已；或者是他就要升官，他只看到升官。他孩子需要什麼、家庭需要什麼、父母需要什麼，他可能慢慢的被這些欲望最後麻木不仁，沒有那個感同身受的心，都是被欲望給障住了。所以這句話提醒我們，在做事上目標要遠大、要有遠慮，辦事的方法要周詳，而且還要預防流弊，這麼做了，後面會不會有副作用、不良影響，人要清醒到這種程度，要很冷靜。

其實只要無欲，人就能無私，人就能冷靜。只要有欲了，就很難無私，很難客觀。所以要成就事情，都還得從格物開始。而做人，我們學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目標。既然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那要想得遠。我要怎麼經營我的家族，我自己的團體、自己的企業，怎麼樣給這個社會帶個好頭，這遠慮。現在商場上沒有商道，社會危難，從我開始。現在社會缺乏倫理道德，我的社區來落實倫理道德，給天下做榜樣。把我們學的修齊治平真正落實在我們這一生，大家說好不好？好。你們的誠心有感，祖宗有應。我們一月份，一月初會安排，邀請到台灣耕心蓮苑，做了十三年，兩個創苑的老師，親自給大家現身說法。聽了不能白聽，聽完就得幹，隨分隨力，在自己的社區開始做，不分彼此，由我無私來奉獻，我帶頭。而且整個社區，大家是生命共同體，所有人的下一代都在這個環境成長。這個環境都是充滿人情味、充滿道德、充滿熱心，有哪個住戶說反對、反對，不會的。但還得有人帶頭，把這個風氣帶起來。

所以這個遠慮，就是很深遠的為國家社會、為民族著想，而不是只是我做個好人就好了。現在學傳統文化，孔子講，「汝為君子

儒，無為小人儒」，心量要夠大。雖是在單位裡面，但是都希望把自己的家庭跟單位做好，能夠帶動社會良善的風氣。商道從我開始，師道從我開始，醫道從我開始，君道從我開始，君是領導者。夫妻道從我開始，媳婦道從我開始，丈夫道從我開始。孝道，為人父之道，為人母之道，從我開始復興起來，這樣就對了。我們假如還不能這樣遠慮，下一代能不能繼續文化綿延，繼續生存在這個地球上，都值得商榷。所以我們互相恭喜，出現在這個大時代，是不？告訴大家，是你自己要下來的，沒人逼你，不怨天、不尤人。孔子就是這樣，「下學而上達」。下學，學倫常道理，從所有的人事物當中，明白這一生的責任在哪裡。上達，達天命。知道這一輩子來不能混，這一輩子來該幹什麼重要的事。

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」。大家恢復掉下來的記憶了沒有？恢復沒有？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。每個人曾經發的願，一定要圓滿，不然就不守信用。我們剛好在談「信」這個重點。其實人生很有意思的，我總想著要做生意賺錢，怎麼幹幹幹到最後還得回來幹老師。就是什麼？該你幹的，你跑都跑不掉，老實一點，老老實實、歡歡喜喜去做。真的都沒想過要當老師，最後還是走上教育這個行列。不過該幹的，幹了以後，心裡特別踏實。也要往孟子講的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」，那種快樂。我們看下一個是《易經·繫辭下傳》裡面講的：

【子曰。危者。】

什麼是危險的狀況。

【安其位者也。】

就是安居其位，作威作福。其實這個就是，『安其位』就是在一個位置當中享福。其實，每一個位置是要服務人的，是要帶領人

的，位置愈高責任愈重，怎麼是在那裡安逸、享福？所以范仲淹先生說的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，有位置可以服務人，要考慮得深遠，老百姓還沒擔憂，就先擔憂了，這樣就能提早教化老百姓，他就不會有那些憂患跟痛苦。所以假如地方的政府知道，夫妻相處很重要，每一對夫妻結婚以前先上課，那就是他在盡他的職責。教化人民，是所有有權力的人，不管你是公家還是私人，應該盡的責任。

【亡者。保其存者也。】

會危亡的是什麼情況？『保其存』就是自以為能長久保存，反而他容易出現危亡的時候，他就沒有危機意識，沾沾自喜，其實不進則退。

【亂者。有其治者也。】

最後為什麼會混亂、會危亂？就是自以為已經太平了。我們看很多要亡國的前夕都是粉飾太平，那個亡國之君還在那裡載歌載舞，旁邊的人都在那盡講好話，都不給他講實話，他自己也沒有用心去了解狀況，這是以為太平了。或者是真正不錯，他自滿了，他覺得你看，我所治理的成績，比以前的人都好，比古人都好，他的亂快來了。人一自滿，德行能力就上不去，諫言聽不進去，亂就要來了。所以人要時時覺得不足，要戰戰兢兢，他才會不斷提升德行跟能力。為什麼說少年得志大不幸？他年紀輕輕就覺得自己不可一世，『亂著，有其治者也』、「亡者，保其存者也」，他一直守在他以前那個成績裡面，跳不出來。

【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。】

雖然在安定的社會，他不忘記會有危難、危險產生，居安思危。很多政治人物，他參與了整個國家社會的經濟發展，都一直歌功頌德這些發展。結果三十年之後，這個大官對著電視痛哭，他說他對不起國家，因為他掌權力的時候，不斷的追求經濟，卻忽略了教

育。現在他看到報紙上面殺父害母這麼多，他覺得他有愧！這時候這些全部歸他管。所以必須要能在富裕的時候，看到危險在哪裡，不能忘了人心是本，教育是本。

【存而不忘亡。】

生存得不錯，不忘會滅亡的危險。

【治而不忘亂。】

雖然太平，卻不敢忘了隨時有可能會動亂。

【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。】

自身平安，還能把國家帶領治理得好，都來自於他謹慎的態度，居安思危的態度。所以：

【《易》曰。】

這是《易經》的否卦，否極泰來的否卦。這個卦裡面的第五個九五爻辭講到，這個爻辭，每一卦有六個爻辭。

【其亡其亡。繫於苞桑。】

這個『其亡』就是或許會有危亡，或許會危險。常常這麼警惕的人，『繫於苞桑』。因為他有危機意識，反而不危險，反而很安全。「繫於苞桑」，比喻就像綁在叢深的桑樹一樣，很穩，不會倒。反而是每次都說沒事、沒事，其必有事。是不是這樣？你看很多人，沒關係、沒關係，沒問題、沒問題，最後都一大堆問題。因為他把事看得太輕鬆、太容易，沒有那種慎重，戒慎恐懼的心，做不好事情。反而話都給你講得很容易、講得很誇大的，這樣的人不能相信。反而都是，我試看看，我盡力，這樣的人反而比較慎重其事。馬上你一講，連試都還沒試，沒問題，沒問題，包在我身上，這個你要謹慎再觀察一陣子。所以這裡也提到，《易經》興盛在哪裡？

【其於中古乎。】

『中古』就是商朝末年跟周朝初年這段時間。而作《易經》的人，周文王作六十四卦。

【其有憂患乎。】

周文王是在監獄裡面作《周易》的，所以它含有很高度的居安思危的警覺性。為什麼《易經》可以趨吉避凶，它不是沒有原因的，他們都洞察得很深遠。比方坤卦，「履霜堅冰至」，你看講得多好！一個人踏著薄薄的霜。不過這個在馬來西亞講，比較不契機，你們想像一下。秋天霜來了，踏上去就知道，什麼不遠了？冬天的堅冰，你在上面馬車可以走，那個時間快到了。他可以洞察機先、見微知著，有這個謹慎，有這個能力、智慧。

我們最後來看一篇文章，當官的人要這麼謹慎。二十六頁，《說苑》。

【孫叔敖為楚令尹。】

『令尹』就是丞相，就是君王底下最高的行政長官。孫叔敖大家都認識吧？就是看到雙頭蛇，怕後面的人也看到會有不幸，他就把雙頭蛇打死了。特別有愛心，為人著想。他當到楚國的「令尹」。

【一國吏民皆來賀。】

國家的官員、老百姓都來祝賀。

【有一老父衣粗衣。冠白冠。】

『粗衣』就是很粗糙的衣服，就是喪禮的時候穿的，還帶著『白冠』，那是去弔喪的。

【後來弔。】

他還比較後面來。孫叔敖，大家想一想，看到所有的人來祝賀，突然有一個人穿喪服來弔喪。假如是你今天升官，看到這一幕你會怎麼樣？拿掃把來。但是你看賢人不一樣：

【孫叔敖正衣冠。】

看到老人來了，不管他是什麼用意，最起碼要尊重。

【正衣冠而出見之。謂老父曰。楚王不知臣不肖。】

楚王不知道我不賢，還讓我做令尹，實在很慚愧。

【使臣受吏民之垢。】

這個『垢』就是詬病、指責。我會做不好，還會讓人民指責我，楚王看錯人了，用了我。

【人盡來賀。】

所有的人來祝賀。

【子獨後來弔。豈有說乎。】

您是不是有什麼要指教、要給我提醒的？

【父曰。有說。】

有些建議。

【身已貴而驕人者。民去之。】

自己已經富貴了，很有錢、很有地位，而驕傲人，那老百姓也會捨棄他。其實這個不是當官的，所有領導者、有地位的人，都要省思。有了地位，造福於人，造福於學生，造福於你的員工，而不是在那裡作威作福，傲慢不堪。『身已貴而驕人者，民去之』，你會失人心。

【位已高而擅權者。】

有高位置的，還擅用職權。

【君惡之。】

你的君王、你的人主會厭棄你，會罷黜你，這樣也對不起自己領導的信任，這是太糟蹋人的信任。

【祿已厚而不知足者。患處之。】

自己的薪水、俸祿已經很厚了，還不知足，他就要遭受災禍了

，最後貪贓枉法就完蛋了。而且在高位，那個錢，「爾俸爾祿，民膏民脂」，怎麼可以貪？怎麼可以糟蹋？「下民易虐，上天難欺」，這個積下來的惡，老天爺都記住了。弄權一時，淒涼萬古。所以：

【孫叔敖再拜曰。敬受命。】

人家穿著喪服來，講的話還是這麼直截了當警告他，他馬上歡喜，恭恭敬敬接受他的教訓。而且還說，請您繼續再講：

【願聞餘教。】

聞過欣，直諒士，漸相親。

【父曰。位已高而意益下。】

位置愈高，愈要謙虛。

【官益大而心益小。】

官位愈大，做決策影響的面愈廣，一定要小心謹慎，不可馬虎。

【祿已厚而慎不敢取。】

俸祿已經很多了，謹慎不敢再多貪國家的一分錢。

【君謹守此三者。足以治楚矣。】

守住這三個原則，就能治理好楚國。為什麼？因為他以身作則，身修家齊國治。最後真的，在孫叔敖的治理之下，楚國大治。而且誰有功勞？這個老人功勞很大，這是他國家民族的救星。所以從「曹劌論戰」，我們也體會到，所有掌權者要有孫叔敖這樣的心境，才能真正盡好自己的本分，才能讓自己國家社會免於危難。好，今天「曹劌論戰」就跟大家先論到這裡。我們下個禮拜，接著就「信」還有「禮」這個部分跟大家再做交流。好，謝謝大家。